# 同学间的裂痕

我心中一寒，脑子里犹如电光火石般一亮，一组镜头在眼前闪现┅┅ ──在那个小巷子里，当黄蕾看见陈志豪从後面向我挥拳偷袭时，她也是露出这样的眼神的┅┅ “情况有些不对！”我才刚刚冒出这个念头，房间里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！ 小白羊般躺在地上任人宰割的黄蕾忽然坐了起来，奋力地拨开郝副处长在她身上活动的怪手，俏脸上就像结了一层冰，冷冷的瞪视着他。 “怎麽你┅┅”郝副处长似乎被她的凛然神色所震慑，竟呐呐的呆住了。 “志豪！快──”她脸猛然转向门口，出其不意地大声喊道∶“快进来！” 这一声娇呼无异於平地惊雷，轰的郝副处长浑身一颤，脸上的血色在转瞬之间褪的乾乾净净。 尽管我已略微的猜到这一幕将会上演，但是事情真的发生时，却依然使我感到难以置信，几疑自己是在梦境之中。 屋里的空气一下子凝滞了，变的像死一般的寂静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那扇油漆成淡绿色的木门，却还是紧紧的关着，没有任何动静！ ──难道屋外根本无人？难道这不过是在虚张声势？ 黄蕾的脸色也发白了，趐胸如波浪般急剧的起伏起来，颤着嗓子又再喊道∶“陈志豪，你快进来──进来呀──”门，仍然牢闭！连回应的声响都没有，只剩下她自己惶急娇脆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。 ──怎麽回事？是陈志豪被人暗算了吗？还是他走错了地方？ 我正感到大惑不解时，郝副处长已回过神来，目中射出愤怒醒悟的厉光，翻身就想从地上跳起。谁知黄蕾却死死地扭住了他的衣领，朝着门口焦急绝望的嘶声而呼∶“志豪！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你再不出来就真的一起完啦──” “放手！”郝副处长惊怒交集，用力地掰着她那攥紧的纤指，破口大骂道∶“狡猾的小贱人，你给老子下圈套，看我等会儿怎麽收拾你┅┅” 两个人翻翻滚滚的在地板上扭打，黄蕾像是豁出去了，虽然被又踢又拧了好几下，但始终扯住了对方的领口，死也不肯放开手！郝副处长一时之间竟也无奈她何，只有更凶更狠的连出绝招，在她那纤弱动人的娇躯上拳脚交加！ 我再也无法忍耐了，怒气从丹田直冲而上。虽然这两人的所作所为都让我极为厌恶，但要我眼睁睁的看着黄蕾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挨打，却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。郝涉这家伙也太不懂怜香惜玉了！把她打成丑八怪我还追个屁“艳”！一念及此，我不禁勇气大增，冲动的撩开窗帘就想往屋里爬。 蓦地里，门“匡当”一声被震开了，一个人影出现在走廊上。我大吃一惊，手不由自主的一松，窗帘就如瀑布一样垂了下来，重新把我的视线严严实实的挡住了。 ──原来陈志豪真的在外面！这果然是一个精心谋划的圈套！ ──还好我的动作慢了点儿，没有被这三个尔虞我乍的男女察觉，要不然这次“英雄救美”可就真是亏大了┅┅ 正当我心惊肉跳的後怕时，忽然听到郝副处长急吼吼的叫道∶“你干什麽？别拍┅┅别拍┅┅停手┅┅混蛋小子┅┅我叫你别拍呀┅┅”接着是一阵“唏唏梭梭”的穿衣着裤声，夹杂着“呼哧呼哧”的喘气声，房里似乎乱成了一团。 我好奇心起，大着胆子把眼睛又凑到缝隙处观望。只见陈志豪正手举相机站在门口，变换着各种角度按快门。郝副处长一边声色具厉的怒骂喝止，一边狼狈万状的系着裤带，丑陋的瘦脸上一副气急败坏的表情。 “你们不要乱来，给我放明白点！”他努力地摆出昔日的威严，指着陈志豪喝道∶“你这是在犯严重的错误，是要被开除、坐牢的！把相机给我┅┅听到没有？把相机给我！” 陈志豪好像不敢与他正视，萎缩着肩膀靠到角落里，口吃的说∶“你┅┅你作出这种┅┅这种乱七八糟的行为┅┅你你┅┅你才要坐牢呢！”他的语音抖的厉害，上下牙齿在猛烈的敲击对撞，彷佛正处身於寒冬腊月中一样。 “好一个没用的胆小鬼！”我鄙夷的“哼！”了一声，不屑於再去瞧他的熊样，於是转过视线望向黄蕾，她倒比在场的两个男人都镇定许多。虽然她此刻秀发散乱，衣襟不整，脸上还印着红红的几道手指痕，但是她那种高贵傲然的气质却已完全的恢复了，目光中正洋溢着满满的自信、坚毅、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。 “现在，您还有什麽话说？”她弯腰拾起衬衫，轻柔的披在身上，冷冷的对郝副处长说∶“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是您，这一点您还不清楚吗？” “是你们两个兔崽子┅┅做的好事！”郝副处长的面部肌肤出现了分裂的徵兆，他咬牙切齿的说∶“你们布了局，引我掉进了陷阱！卑鄙，实在是卑鄙！” 黄蕾拉扯着发皱的衣领，尽力的掩住了袒露的胸部，一张俏脸气的通红，愤愤的说∶“是谁更卑鄙？你说啊？你要是真的那麽清高无暇，能上这个当吗？能做的出那些┅┅那些呕心可恶的┅┅的流氓动作麽？呸，伪君子！假道学！” 我听的心头大快，几乎忍不住要击掌喝彩。郝涉这个家伙平时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开口闭口仁义道德，其实还不是一肚子男盗女娼？看他刚才的那个急色样，简直就是一头发情的畜生！就算泰森非礼华盛顿小姐时，恐怕也没有他那种令人拍案叫绝的嘴脸和拳术。 “那你们究竟想怎样？”郝涉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涩声道∶“准备把这些照片公开吗？想要向上级揭发我？” 黄蕾姿态优雅的坐回到沙发上，平静的说∶“不，我只是想和您交换一样东西！” 郝涉的面色难看之极，沙哑着嗓音说∶“是模拟考的试卷麽？” “对！” “办不到！”郝涉一掌拍在桌面上，色厉内茬的吼道∶“你们竟敢敲诈校领导，我要告发你们！” 黄蕾的俏脸一板，寒声说道∶“你有胆量就试试！是的，我们是在敲诈，可您也逃不掉生活腐化、道德败坏的罪名！好啊，你去告发吧，大不了大家一拍两散！” 郝涉像是只被阉掉的公鸡一样萎了，颓丧的垂下脑袋沉默不语，似乎在苦苦地思索着对策。 “您没有很多时间考虑了！”黄蕾提醒他说∶“这一层的其他领导很快就要开完会返回了，再不作决定就┅┅就来不及啦！” “好吧！”郝涉终於抬起头，发狠的说∶“我就帮你们一次！试卷锁在教务主任的办公室里，只有我和他有钥匙开启。嗯，我马上去拿一份出来，你们在这里等一等！”说完就迈步朝门外走去。 陈志豪立刻闪开身子，远远的避开他，一副如临大敌的警惕模样。但郝涉却明显没有抢夺相机的念头，只是自顾自的走出房间，顺手关上了门，只听“啪、啪、啪┅┅”的脚步声渐行渐远，他慢慢的离开了。 令人窒息的沉静又降临了，呆在屋里的两个人像是被点了穴道，不但久久的闭口无言，甚至连看都不看对方一眼。彷佛有一层无形的隔阂障碍，已经把他们阻挡在不同的时空中了。 良久，陈志豪勉强的挤出一丝笑容，试探的问∶“阿蕾，你┅┅你说他会不会在玩花样？怎麽┅┅怎麽到现在还不回来？” 黄蕾沉着脸，冷冷的“哼”了一声，侧过身子不理他。 陈志豪磨磨蹭蹭的踱到她身旁，把相机放到她的手边，没话找话的说∶“我想，他的把柄捏在我们手里，应该不敢乱来吧！可是他也去的太久了点┅┅唉！也不知道照片的效果如何，要是看不清楚就糟了┅┅” 他絮叨了几句後，见黄蕾仍是气鼓鼓的模样，只得陪着小心说∶“你生气了麽？对不起啦，我┅┅我刚才进来的慢了点儿，让你受了委屈，但我并不是故意的┅┅” 黄蕾倏地扭转娇躯面对着他，俏脸隐含怒色，毫不客气的说∶“你当然不是故意的！嘿，你根本是害怕得不敢进来！胆小鬼！你的女朋友在忍受着一条色狼的侮辱，你┅┅你却连起码的勇气和血性都没有┅┅” 陈志豪涨红了脖子，低声解释说∶“我是想找一个最佳的时机行动┅┅你知道，我们必须拍摄到比较暴露的照片，才能起到威胁的作用┅┅” “最佳的时机？我真要谢谢你啦！”黄蕾瞪大了双眼，气极反笑道∶“你应该再等一段时间的，等到他┅┅他┅┅他大功告成的时候再进来，不是更能起到威胁的作用麽？” “我们不要再争论这个没有意义的话题了，行不行？”陈志豪烦躁的挥了挥手，闷声闷气的说∶“反正计划已经成功了，郝副处长也答应我们的条件了，这就足够了。你何必老揪住一些细节不放呢？” 黄蕾重重的顿了顿足，眼圈儿变红了，呜咽着说∶“这是没有意义的麽？你┅┅你实在太让我失望了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有胆有识、魄力十足的男子汉，可是┅┅可是你在关键的时刻却这麽懦弱无能。我和那条色狼谈判时，你竟一句帮忙的话也不会说，只晓得眼睁睁的在一旁看着！你┅┅你原来这麽没用┅┅”她说到这里哽住了，俏脸上满是伤心失落的神色，显得十分痛苦。 “是的，我是很没用！”陈志豪忽然来了气，直起腰杆大声说∶“你呢？你可是太有用了！简直是个智勇双全的女强人！我原以为你是个清纯可爱的天真女孩，想不到你却如此工於心计。看看你勾引男人时的那副骚样儿，我都替你害臊呢┅┅” “陈志豪！你太过份了！”黄蕾气的双肩剧震，猛的打断了他的话头，又羞又恼的说∶“你竟说出这种┅┅不要脸的话，你┅┅你把我当成什麽人？是下贱的风尘女子麽？” 陈志豪冷笑道∶“是你自己说的，可不关我的事！┅┅不过嘛，嘿，你刚才脱衣服的动作真够职业化的，谁知道你是不是┅┅哼！” “你┅┅你不是人！”黄蕾霍地立起身，整个人都在瑟瑟发抖。她狠狠的咬住嘴唇，咬得是那样用力，彷佛想藉疼痛来压抑自己的情绪，可是半晌之後，她终於还是悲痛的哭了出来，两道清澈的泪水如珍珠断线般滚滚而落。 “好┅┅很好！我到今天才算认清了你！”她伸手抹了抹泪水，抽泣着说∶“枉我千方百计的为你┅┅为你保住贞洁，你却这样子对我┅┅” “你的美人恩我无福消受了！”陈志豪的俊脸像蛇一样扭曲了，恶毒的说∶“你还是留给郝涉那家伙享用吧，不然给那个什麽秦守也不错！你一直都不肯给我，不就是想找一个好价钱、好对像来隆重的出卖吗？你的贞洁是一笔多麽雄厚的交易本钱，何必浪费在我这里？” 黄蕾的俏脸一下子变得苍白，她失控的尖叫了一声，抓起相机就朝陈志豪的头部掷来。不料她在盛怒之下毫无准头，黑乎乎的机子甫出手就偏离了目标，歪歪斜斜的在屋里划过一道长长的弧线，“啪”的砸在窗帘上，接着掉到了我的脚边。正屏声静气窥视的我被这个ｕｆｏ吓了一大跳，一时之间竟楞住了。 “他妈的，你这个泼妇！想打死老子吗？”陈志豪的骂声刺耳的响了起来，我定了定神，仔细一看，他正挽起袖子，摩拳擦掌的准备大打出手。黄蕾却像是完全崩溃了一样，伏倒在沙发上哀哀痛哭，她哭的是那样凄楚绝望，彷佛连心都片片成碎，点点化飞了。